

敬爲中國佛教的現狀請命

醒世將軍

我懷着悲痛的情緒和沉重的心境來寫這篇文章，同時我也抱着無限的熱忱和遠大的希望來寫這篇文章。因自入伍報國以後，我是國家的，但也仍是佛教的，我是以佛教徒的身份來從軍報國，而不是站在現役軍人的立場去信佛。然而，我們的國家，我們的佛教，在這八九年的偏安之中，又給我們帶來了多少的希望，完成了多少的理想？所以有些人自陷於沉悶，有些人則相安於現境，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，有些人則「以無可奈何之心，寄悲憫之懷於無可奈何之世。」只落得滿胸的悲憤和一肚子的牢騷與不平。可是試問，什麼是佛教，什麼是國家？還不在於我們的每一位教徒和每一位國民？目前的我，儘管有着先生、居士、法師等等，各種不同的稱呼。不過，我是軍人，我是佛教徒，我也從未有過所謂「還俗」的企圖。故我以為，對於國家，對於佛教，我都有着不得推諉的責任，或者說是無可旁貸的義務。國家是許多人民單元的組合，佛教就是這些單元的一部份。單元的堅強，便是國家的力量；要使得國家有力量，也唯有先來促進每一個單元的堅強。因此，我要以中國佛教徒的名份，來爲中國佛教的現狀請命。

問題

筆者之所以請命，正因爲中國佛教的現狀之中，存在着太多的問題，筆者在本刊六十期中，曾這樣說過：「大體上說，中國佛教是一個整體，實際上，中國佛教却像一條沒有縫合的百納被，她只有散亂的個體，並沒有統一的組織。」沒有完善的組織，缺乏親誠的團結，是一個最大而且主要的問題。其他如同對內教育，對外宣傳；整頓內部，抵禦外侮；在家信徒瞧不起出家比丘的無能，出家比丘看不慣在家信徒的驕橫；佛教以爲政府忽略了我們，政府則覺得佛教不值得重視；我們說佛教不迷信不消極，人家偏說佛教是徹底的迷信和絕對的消極，……其實，但求主要的問題一旦解決，這些枝節，當可迎刃而解。

關於問題的處理，筆者以爲：我們要發掘問題，承擔問題，而解決問題；決不可旁觀問題，逃避問題，甚至來製造問題（製造並不等於發掘）。但是我們想想，我們在本省光復以來，究竟發掘了幾個久已存在的問題？承擔了多少類似的問題？而又解決了若干急待解決的問題？當然，筆者並不否認，光復以後的本省佛教，要比日治時代進步；今日台灣的中國佛教（包括內地來台的各省教胞），要比陷匪以前的大陸佛教，更爲進步；例如娶妻蓄子的出家人，今日已近斂跡；流動性講演式的傳教工作，也已

有了開端；各地的傳教工作，多能以樂隊及其他的小規模組織，來配合青年人的心理；尤其是報刊雜誌的種類與數量之多，更是進步現象中的一大特徵。不過，這些進步，都是出於大家能在「小處着手」的成果，至於「大處着眼」的統一問題，却很少有人承擔。因此，目前的中國佛教固然是在開始運動了，但那只是頭痛醫頭，腳痛醫腳的貼膏藥運動，而不是對症下藥，徹底清除病根的運動，因那主要的病根，是在團結與統一。同時，筆者以爲：不進步固是落伍，進步而不能追上時代的要求，同樣也是落伍的問題，而予以通盤的解決，相反地，旁觀問題而視若無睹者有之，逃避問題而作自我的清高者亦有之，最可怕的，還有少數的佛弟子，正在製造着煽火式的问题哩！本來沒有是非而去撥弄是非，本來的裂痕很小，而去擴大裂痕。這實在是佛教的不幸，也是我們這群愚昧衆生的最大悲哀！

教會

筆者一向主張：今日的中國佛教，精神要原始（佛教）化，方法要時代化。如果沒有時代化的組織體系和組織機構，便不會產生管理（教育）的功効和對外（宣傳）的力量（事實上佛教所稱僧伽的意義中，已經概括了團體的組織，不過時在今日應該擴大組織範圍，增高組織效能而已）；如果沒有原始佛教那種積極奮發，精進無畏的精神，便會遭受時代的淘汰和人類信心的揚棄！可見精神與方法是相互爲用，相依爲命的，是一樣東西的內在與外表的兩面。

然而目前的中國佛教，原始精神保持多少？組織的力量又產生幾何？教徒不支持教會，教會又從那兒來的權力來約束教徒與教育教徒？實際上中國佛教的僧伽之尊嚴，也只有大陸上幾個大叢林中可以看到，其他遍及於全國各地的佛教徒，根本就沒有遵行過僧伽制度的規範。尤其多數佛弟子不解僧伽這一名詞的本義，認爲僧伽就是指的和尚或比丘，在家佛子則不在僧伽範圍之內，可以不受僧伽制度的制裁。所以和尚錯了，如果沒有僧伽的力量來加給適當處分，例如令其求懺悔或至波羅夷（開除），便會看不順眼的在家佛子來貶斥一番，要是在家佛子犯了根本大戒，他決定不會受到佛教團體的任何處分。其實這是中國佛教的特殊現象，也是在制度不健全的中國佛教裡，才會產生的錯誤觀念。我們知道，阿育王是參加了僧伽的，但他并未出家，因爲僧伽是社團組織的通稱，凡是佛教徒都該加入佛教的團體組織，凡是佛教團體的一份子，就有享受信佛聞法和學佛的

權利，也有遵守這一團體規章（僧伽制度）的義務。但是，信佛學佛的，並不都是出家的沙門。由此可見，今日佛教的原始精神，必須仰賴出家在家的四眾佛子共同遵守，今日佛教的時代方法，也該由我們大家來努力完成。決不可說和尚沒有出息，不做應做的事業，也不可說居士不肯發心，不幫佛教的忙。佛教是大家的，在家佛子瞧不起出家人，固然是出家人的奇恥大辱，出家人的素質普遍低落，也未必就是在家人的什麼光榮。

寫到這裡，筆者很難過，近來的中國佛教，不但沒有日漸邁向團結更團結的趨勢，分裂和敵視的現象，倒在慢慢進行，這在一些佛教的刊物上可以看到。由於「佛教聖經」的編纂，會形成了一次很不愉快的爭論。至於有些佛刊，經常都有篇把所謂暴露黑暗面的作品出現，也往往變成了筆墨官司的戰場。筆者並不反對正確的批評和合理的檢討，但是我們應該明白：打倒一個人，並不是培植了一個人；對於黑暗面的口誅筆伐，固然反映着對於光明面的強烈要求，但是光指出黑暗而不能貢獻光明，豈不令人加倍的失望或進一層的灰心！尤其在這時局沉悶，人心浮動的社會裡，難道我們就以這樣的態度，去化導世風和民心嗎？

其他還有公開涉訟的某某等寺糾紛案，總而言之，全部歸根於佛教組織的無能！教會不能督策教徒，教徒之中才有不合「法」的現象發生，正因為教徒之中有了不合「法」份子的存在，教徒之間才會相互是非，彼此看不慣，而產生出種種的糾紛。弄到最後，真假是非，魚目混珠，誰也不以為別人是對的，誰也不肯承認自己的錯誤，好像真真假假孫悟空打架，打得難解難分，如果沒觀音菩薩的慧眼觀照，根本就打個不了。那末我們的觀音菩薩是誰？除了組織的機構誰也沒有如此這般的權威和實力。換句話說，今日的觀音，就是我們每一個佛弟子的個人（這是比喻）。佛教徒擁護佛教會而授權佛教會；佛教徒有權支配佛教會；佛教會有能管理佛教徒——包括教育與制裁。到那時候，佛教之中還有敗類的存在嗎？教徒之間，還有彼此指摘的餘地嗎？當然是不會的了。

然而，我們不幸得很，佛教徒既希望佛教會給予充分的保護，又怕佛教會干涉到了佛教徒的財產的私有或經濟的自由；佛教徒之中誰都以為佛教會應該健全起來，活躍起來，早日把中國的佛教徒團結起來，領導起來，振作起來，而教育起來，但是大家只停在儒家所說「心嚮往之」的立足點上，誰也沒有真正地來腳踏實地的，邁向這個目標一步。有的人竟以為佛教會的內容亂七八糟，毫無達成理想的希望，便連會員的身份都不想佔有了，筆者以為，這實在是錯的，假如我們人人都抱着只盡義務，而不希望享受權利的態度去向教會團結，誰說教會不能健全起來？當然，我們非常痛心，我們教徒之中本來就缺乏團結的信心和團結的熱誠，似乎這是歷史傳下來的病根。本來，今日中國的佛教界，真正的出家比丘不出數百，有名望的法師不出數十，能說會寫而又勇於活動的在家居士，也不會超過

五十位以上，照理說，團結起來，該是成不了多大的問題。同時筆者也曾親近過好多大善知識，他們無不為着佛教的現狀着急，甚至有人說「我在拼命地幹，他們却在扯後腿。」由此可以證實，團結的要求，是我們大家一致的期望。但是不能團結的癥結，究竟又在那裡？是領袖欲的作祟？抑或自私心的蠢動？一個佛教徒真會這樣嗎？事實上，以據筆者的看法，台灣佛教不團結，台北的佛教更不團結，佛教的人才多半集中在台北，台北的佛教却最沒有時代意識的朝氣。我真不懂，這些問題到底出在那裡？因此筆者有個建議，希望諸方大善知識，在指定的地點召開一次會議，大家開誠佈公，虛心研討，看看這一不團結而鬧糾紛的責任，究竟該由誰負？這一會議當請中國佛教會的常務理事會擬定發起。否則誰都推諉責任，但誰也擺脫不了這一「不肯團結」的罪名。筆者以為，唯有召開這一會議之後，才能冰釋誤會，增進諒解，消彌現有的裂痕，促成完整的團結。要不然，誤會越積越多，裂痕愈拉愈大，我們的中國佛教豈不嗚呼哀哉！

教育

有位法師曾和筆者談過：「無論那種學術思想家們，稍微採納了一些佛理，便可游泳往還而受用不盡，為什麼我們佛教徒天天研究佛理，仍猶張不開來。是不是太高深了？所以無從依傍而作橫面的發揮。」當時筆者也無從摸到頭緒。但經過相當時日的體味與體驗之後，筆者似乎有了一些心得，因我自己曾是出家人，出家人的遭遇，多半是大同小異，正如南亭法師給我來信說：「汝未受到完善教育，吾也一樣。」所以我能體驗得到那段語意深長的問題。因為佛教本身沒有教育，即使有教育，也是單線直上的專門教育，所以我們的知識學問，只能見其高深而無從全其博大，同時我們只在佛學的範圍中涵英咀華，並沒有將其他的學問，來作比較研究，因此，內典的自我，限制了外學的滲入，我們雖能「深入經藏，智慧如海」，奈何我們不懂人家，人家對我們更是莫測高深，所以往往有人要對佛法叫「難」了。而且正因為我們的知識是單線直上的，即或對於教內的義理有所抉擇捨取，那也只是自家門內的事，故對思想張不開來，也接不出去。這樣好嗎？好是好的，但只好了一半：對我們本身來說，當然不壞，只要依教奉行，便可了脫生死；但對他人尤其是教外而言，則無異是關閉了方便之門，而將他人拒諸於佛法之外了。這一毛病的根源出在那裡？無非是佛教的教育問題。從事態上看，佛教教育可分兩方面：出家人的全程（由人到佛）教育，在家眾的基礎教育。

先說出家人的教育：所謂全程教育，看起來似乎是單線直上的教育，比如說往生西方，就是「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」的一條路線一樣。事實上并不如此，要成佛必需度眾生，要度眾生必需有無量的方便法門，不只懂得佛理，還得通曉世故；舍利弗因其博學多才，所以辯才無碍；釋道

安則「其人理懷簡衷，多所博涉，內外群書，略皆備觀，陰陽算數，亦皆能通，佛經妙義，故所游刃。」（見高僧傳）所以能成為中國佛教史上的一位大功臣。羅什法師，也是博通內外，曉於術算的人。可見如要肩負如來家業，廣化無邊眾生，我們的所謂「僧教育」除了見其高深，仍得兼顧博大，否則便要流於自學自了不顧旁人的所謂「小乘行徑」了。然而中國佛教的近代教育究竟如何了？試錄幾段談話如下：

華嚴關主曾對筆者說：「中國佛教的教育真可憐，我們尤其可憐，像我這樣子，連當一個小學教員的資格都不夠。」

「佛教青年」的發行人兼主編，蓮航法師也曾和筆者談起：「像我這樣一個連國民小學都沒有進過的人，竟然當起雜誌的主編來了，而且還代表中國佛教去到日本出席會議，真是好笑！」

有一次筆者偶而和現在「海潮音」的編輯，隆根法師說起，我說我真慚愧，小學只讀了四年，所謂佛學院也只讀了三年，所以弄到現在，不但一無所知，尤其是一無所成。隆根法師却說：「那末我該羨慕你的遭遇，因為我連小學的大門向那面開，都不知道呀！」

這一些談話，可能就是我們所謂「近代僧教育」的寫照。各位法師們能在極為艱困的環境中，憑着自修的力量而力爭上游，并且多少都有了一些成就，我們的確不能不表示感佩；相反地，我們也不難想像出來，如果佛教的教育完備，毫無疑問，他們的成就當較現在更大，所能造就的人才，亦較目前為多，奈何我們沒有！

再舉一個例子，目前凡在役齡期限中的青年法師們，都有入伍服役的義務，可是，雖然美其名曰「天師表的法師」，一跨進軍中，竟連一個下士的頭銜都不易爭取，豈不怪事！筆者不忍笑話那些青年法師，因我自己也跟他们半斤八兩，所以我除了痛心佛教的教育害了我們，我們別無怨尤。對於這個問題，筆者在「佛教青年」四卷三期上，曾這樣說過：「我們沒有受到上一代的細心培植與愛護，我們的上一代，又何嘗得獨厚呢？所以，我們的不幸，只能在我們下一代的身上找補救，却不用苛責上一代的無能或自私。」

再說在家眾的基礎教育：筆者以為，在近代的中國佛教中，「僧教育」差勁，在家眾的教育尤其差勁。因為法師沒有法師的標準，高德博學如太虛大師者，稱為法師，幼稚淺薄像筆者這樣的人，在九年前做小和尚的時候，也就有人玩笑似地稱我一聲法師了。正因為法師的標準成了問題，對於在家眾吸收方面，那也只好重量不重質了。至於教育，因為法師自己的教育成問題，那還敢說到教育在家人呢？即使所謂教育，也不過「講講經」「說說開示」而已，所講的經，所說的開示，能否收到什麼效果，似乎是不會考慮過的。因此筆者要說：即使有少數「居士」的輕視「僧寶」，那也是「僧寶」的咎由自取，儒家說「養不教父之過，教不嚴師之惰」，「僧寶」沒有盡到教育的責任，挨罵了也是活該！

筆者還有一個感觸：在社會知識階層的文化界中，講基督而為基督作義務宣傳的人，到處皆有，能為佛教說句把良心話的，則實在少見。有人以為這是世間人士的勢利，因為基督教有錢，佛教窮。其實，這固然是理由之一，但其最大的理由乃在教育，基督教除了創辦學校的學校教育，尤其着重於慈善救濟的社會心理教育，有教育的工夫，就會收到教育的影響。說到我們佛教，教理固然在講「同體大悲，無緣大慈」，但是我們的慈悲精神，究竟表現在那裡？筆者無意說洩氣話，然而佛教徒的普遍昏沉，乃是千真萬確的事實！

一講到教育，我們一定會想到了錢，錢！錢！我們就被這個無邊無涯的「錢」字搞昏了頭！佛教窮，也像說中國人窮，同樣是個事實，但是要說將全國佛教徒，在經濟能力許可之內，抽出一些錢來辦一兩座學校，似乎還是辦得到的！筆者一向敬佩我國清朝末期的一位乞丐武訓，他從小就過着叫化子的生活，而且過了一輩子這樣的生活，因他不識字，往往受人欺侮，他便深深體驗到無知無識的痛苦，他就立志要辦義學，救助一些跟他同樣命運的貧家子弟，脫離文盲的苦海，終於受了四十多年的嘲笑和諷刺，省吃儉用百般的折磨之後，他的理想實現了，義學辦成功了，而且還辦了好幾座義學。說窮，恐怕無人比武訓更窮，說可憐，無人比武訓更可憐，說沒有知識，也無人比武訓更愚笨。反觀我們的今天，誰又能够比上武訓的精神？我們今天的通病是：自己沒有教育的基础，偏想成為大思想家；自己感到教育的需要，偏把下一代的教養放諸腦後。弄到最後自己完了，下一代也完了！我真不解，這是聰明還是愚蠢！

誠然，今日的中國佛教界，教育的風氣并非沒有，但我說過，這些都是單線直上的專門教育，他們無從將專門的單線植根於一般的基礎之上，他們是為自己或少數人而教育，并不是為整個的大眾社會而教育。比如今日中國的佛教界，雜誌刊物已有十四五種之多，但其能够影響於一般的思想界者，似乎沒有一種。就以「菩提樹」來說，她的讀者與作者不能說不多，但是筆者敢於斷言，她是生活在「中下層社會」中的，思想界的人們，可能就很少重視，甚至是不屑問津。這不是「菩提樹」的失敗；乃是整個中國佛教的悲哀！

說到這裡，我們又要提到教會或團結的重要了，我們不團結，雖辦教育，也是各搞各的，而且還是私塾式、局部式的，尤其是沒有學業資歷可言的。所說的教育，在佛教界中，或可出人頭地，一到普通社會，便如華嚴關主所說：「連當一個小學教員的資格都不夠」。當然，出家人受教育并不要去世俗間爭名奪利，但是佛教教育而與外界脫節，所受教育又做什麼？因此，筆者要向中國佛教界的每一位佛教徒提出建議：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，集中我們的精力和金錢，來辦一兩座像模像樣的學校。否則的話，讓我們的法師，走進軍中，只當一名小兵，豈不可恥？讓我們的人才，就此埋沒，豈不可惜！讓我們的教理，隨意給人誤解與侮蔑，豈不痛心？

總之，一切的一切，需要教內的團結，然後才有希望。

理想

台灣，不是中國佛教全部，但我們却不能不說，今日的台灣佛教，乃是未來中國佛教的模型或雛型，光復大陸的重責大任，在於自由中國每一位軍民同胞的努力；重建中國大陸的佛教，又何嘗不在我們的努力？如果

齊家

論

惟悟

一 導言

凡人皆莫不有家，亦莫不有國，家為人之所居，國是家之所成。若欲治國，必先齊家，此為古今中外不易之理也。是以儒家常言五倫，所謂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婦、朋友。其中除君臣與朋友而外，皆在一家之中共同生活，日食夜寢，恒不相離。可見家庭之重要，十分明顯，毫無疑義；有之則溫暖常生，無之則淒涼莫名。試觀其父子之親，夫婦之愛，雖為倫理造成，亦是天性使然。此家庭之為用，不但是父母妻子兒女聚集之所，生養死葬，端以賴之；且實為五常八德四教訓練之地，居仁由義，亦以成之。如朱子治家格言曰：「家門和順，雖饑寒不繼，亦有餘歡；國課早完，即囊橐無餘，自得至樂。讀書志在聖賢，為官心存君國；守分安命，順時聽天，為人若此，庶乎近焉。」此儒家之三綱八條目，亦猶佛之三學八正道。雖世法與佛法之淺深廣狹，不可相提並論；第因皆在修身齊家治國平世，亦未嘗不可相得益彰。是知若不尊重家庭，劃一整齊，匪惟不能治國平世，亦將無法成佛作祖。所謂萬丈高樓從地起，如若地基不固，自必難成，其何可居？故佛雖言出世，實亦不忘入世；又何況尚未真正出世，豈可便想廢棄人世？所謂：「聖人說法，不出人情」，即言此也。當其在此毀倫謗佛之世，競物逐欲之日。若尚只高談性理，低接群迷，一則甚深，一則太淺，所謂過無不及，皆非中道。則又何如老實說一點世法，證以佛理，庶可人人皆懂，個個能做，於國於家，皆有裨益。豈不較諸談空說有，人莫能知；彈偏褒圓，世必難解。不亦尤為有益，為用甚大？用特不揣譎陋，分述於次：

二 引言

夫中國人之思想，向以夫婦為人倫之所始，父母為己身之所出，所

我們抱着逃離流浪的心境，空手出來，也空手回去，不但無以交待我們的歷史，尤其無以對待各人自己的良心——我們是在鬼混！

今日中國的佛教界中，半多是筆者的長輩，或者也是為筆者欽慕的大善知識。這篇文字，似乎激烈了一些，但願沒有傷到任何人，為了佛教，為了中國佛教，即或有人多心，筆者也只好請他原諒，就是要筆者到佛前懺悔，亦屬心願，只要我們的佛教，能够就此團結起來。（完）

謂宜家宜室，圖報深恩，千古以來，無人敢違。是以苟能齊家，便可治國，若欲報本，亦堪教人。此齊家一事，無他妙法，對人即在父慈子孝，兄弟恭，夫賢婦順，姑嫂和睦。始可一家安寧，悠遊度日。對事亦在勤勞克苦，節儉足用，寡欲知足，知命樂天。方能資生美滿，毫無隱憂。如朱子又曰：「一粥一飯，當思來處不易，半絲半縵，恒念物力維艱。宜未雨而綢繆，毋臨渴而掘井。自奉必必須儉約，宴客切勿流連。器具質而潔，瓦缶勝金玉，飲食約而精，園蔬愈珍饈。勿營華屋，勿謀良田；勿恃勢力而凌逼孤寡，勿貪口腹而恣殺性禽。」此為其對物而言也。又曰「三姑六婆，實淫盜之媒，婢妾妾嬌，非閨房之福；童僕勿用俊美，妻妾切忌艷妝。祖宗雖遠，祭祀不可不誠，子孫雖愚，經書不可不讀。居家務期儉樸，教子要有義方。莫貪意外之財，勿飲過量之酒；與肩挑負賣，毋佔便宜，見窮苦親鄰，須加溫卹。刻薄成家，理無久享，倫常乖舛，立見消亡。兄弟窮苦親鄰，須加溫卹。刻薄成家，理無久享，倫常乖舛，立見消亡。兄弟叔侄，需分多潤寡，長幼內外，宜法肅辭嚴；聽婦言乖骨肉，豈是丈夫？重賞財薄父母，不成人子！嫁女擇佳婿，毋索重聘，娶媳求淑女，勿計厚奩。」此是其對人而言也。故知中國人原有一套齊家之法，言簡意賅，義重情深，本不須向外國學習，亦自可萬事如意。此有人因鑒於今日之所謂家庭革命，狂風怒潮，無遠弗屆，暴雨迅雷，趨避不遑。故以悲天憫人之心，說出振聾啟聵之法，在勢實不能已於言者此也。

三 說今

概自西學東漸以後，人方震於物質之輝煌，復又愛其家庭之無縛；如其所謂自由平等，浪漫瀟灑，不須耳提面命，亦可歡欣鼓舞。尤其是一班冒牌學者們，見之更如醉如癡，似癡似狂，思欲投合人心，不惜自造罪業。由是便倡其所謂：「打倒封建，破除迷信」。使孔子與釋迦皆無置喙之餘地，方可任其為所欲為！因此所謂孝道，無妨易為「仇孝」，以言情愛